

據新拓本，當作「廿六日發家」。碑文甚清晰可辨，葉、王均誤。第二行新拓甚模糊，舊拓「從口人孟伯山狄帶賁」，從下葉昌熾、王仁俊均釋作「秦」字，「今石本剝落，毫無形似」（訪古錄引），除此字模糊外，餘八字尚可辨識。「趙」下四字均模糊，葉作「當卑毛」三字，王作「當卑莫羌」四字。按新拓碑文「趙」下當是四字，碑文不清楚，諸家皆臆測。訪古錄「當」作「常」，亦不確。據新拓行末「羌」字尚可見其彷彿。第三行字跡模糊，各家所釋多異。葉作「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利高從」；王作「司宥車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州亭得」；訪古錄作「□□□程何□□□六人共來升□□□」。按據新舊拓「程阿□等六人共來作」九字，尚可辨識，餘均不清楚。訪古錄「阿」作「何」，「孔」作「升」均誤，新舊拓本此二字頗明晰。第四行葉作「寸谷關八月一日始斲（一作鑿）岩作比（一作孔）至八日」；王作「旨谷關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廿日」；訪古錄「□□□關八月一日始斲岩作孔□□□」；西陲石刻錄作「谷關八月一日始斲岩作孔至十日」，按據新舊拓本，祇有「關八月一日始斲岩作孔」十字尚可辨識，餘字均不清楚。「關」上「谷」字不確，「孔」下「至」字不類，下一字缺，「日」字疑爲「皆」字下半，各家所釋均臆測。葉作「斲岩作比」，王作「斲山石」均誤，現「斲岩作孔」四字頗清楚。余於一九二八年前往調查時，在西岩刻字附近，發現一石孔，圓徑周約一·六，深約一·三米；又溝東半山岩，亦鑿有石孔，岩下碎石甚多，必爲鑿岩遺屑。古人在此建關，在岩石上鑿孔，以安木門或柵欄，日開夜閉，以稽行人、禦外敵，若非親見，竟不識碑文中鑿孔之義也。第五行葉、王均作「以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」十三字，按現拓及舊拓「萬」字可見其彷彿，「人民喜長壽億年宜」尚清晰可辨，餘均模糊。訪古錄「宜」下有「子」字誤，現碑石「宜」下無字。第六行葉、王均作「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」十四字；訪古錄作「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□二日」十三字。按現拓及舊拓「孫」上似有一字，可能是「子」字，宜子孫爲句。「十二日」各家均同，按現拓「十二」兩字不清晰。第七行「酉」上亦缺一字，按碑文八月甲戌朔，則十二日爲乙酉，酉上當是「乙」字，二上當是「十」字。如碑文八月一日開始鑿孔，十二日完工，共十二天鑿孔安門，於理可能。訪古錄謂鑿山開道，絕非八日之工。按此是鑿孔設關，並非鑿山開道，訪古錄誤也。第七行葉作「乙酉直建紀此東烏壘關城□」；王作「乙酉直建紀屯烏壘關城比」，按現拓作「吧」，疑是「此」字，葉釋是。「城」下葉作「卍」，王作「比」，西陲石刻錄及訪古錄均缺。按新舊拓「城」下爲「皆」字，甚清楚，與下文「皆將軍所作也」爲句。第八行葉作「將軍所作也」；王作「將軍所作也從掖」。按現拓本「也」字下不全，披字尚清楚，「□掖」疑爲刻字工人。在設關處往南約六十里，克衣巴雜附近，有古城遺址，以城中所出陶片證之，爲公元二世紀所遺。與東烏壘、關城修建年代相當，必爲同時所建。若然，則劉平國既建烏壘又建關城。故碑文云：「皆將軍所作也」，各家釋此，均略去「城」字，似未允當。